



〔苏〕斯米良斯基 著

诗人的青春

翁本泽 译

山西人民出版社

根据苏联“青年近卫军出版社”1961年版译

诗人的青春

[苏]斯米良斯基 著

翁本泽 译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路七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

*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5字数：220千字

1983年6月第1版 1983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册

*

书号：10088-802 定价：1.05元

主要人物表

- 塔拉斯·谢甫琴科——本书主人公，乌克兰著名诗人
亚历山大·费里波维奇·斯米尔津——出版商
卡尔·巴甫洛维奇·勃留洛夫——著名画家
瓦西里·安德列耶维奇·茹柯夫斯基——诗人，宫廷教师
维耶里戈尔斯基伯爵——皇室侍从长
阿波隆·莫克利茨基——美术学院学生
巴维尔·瓦西里耶维奇·恩盖尔加尔特——农奴主
鲁基阳——勃留洛夫的仆人
瓦西里·格里戈利耶维奇·希里亚耶夫——彩画作坊主人
伊凡·马克西莫维奇·索宪柯——青年画家
叶甫盖尼·巴甫洛维奇·格列宾卡——乌克兰青年作家
阿列克赛·加夫里洛维奇·魏涅齐安诺夫——著名画家
格里戈罗维奇——美术学院秘书
奥列宁——美术学院院长
维里亚·施泰恩伯格——青年画家
格里戈利·斯捷潘诺维奇·塔尔诺夫斯基——庇护学术和文艺的财主

彼得·伊凡诺维奇·马尔托斯——地主
涅斯托尔·瓦西里耶维奇·库柯里尼克——戏剧家
尼古拉·安德列耶维奇·马尔凯维奇——诗人，民族志学者
艾里康——戏剧批评家
米哈依尔·伊凡诺维奇·格林卡——著名音乐家
维克多·尼古拉耶维奇·查比拉——乌克兰诗人
卡普尼斯特——退伍军官
尼古拉·格里戈利耶维奇·列普宁——失宠公爵
瓦尔华拉·阿列克赛耶芙娜·列普宁娜——公爵夫人
瓦尔华拉·尼古拉耶芙娜·列普宁娜——公爵女儿
瓦西里·尼古拉耶维奇·列普宁——公爵儿子
格里戈利·柯希茨——神父
尼基塔——谢甫琴科的哥哥
奥西普——谢甫琴科的弟弟
卡捷琳娜——谢甫琴科的姐姐
雅琳娜——谢甫琴科的妹妹

主要人物表

- 塔拉斯·谢甫琴科——本书主人公，乌克兰著名诗人
- 亚历山大·费里波维奇·斯米尔津——出版商
- 卡尔·巴甫洛维奇·勃留洛夫——著名画家
- 瓦西里·安德列耶维奇·茹柯夫斯基——诗人，宫廷教师
- 维耶里戈尔斯基伯爵——皇室侍从长
- 阿波隆·莫克利茨基——美术学院学生
- 巴维尔·瓦西里耶维奇·恩盖尔加尔特——农奴主
- 鲁基阳——勃留洛夫的仆人
- 瓦西里·格里戈利耶维奇·希里亚耶夫——彩画作坊主人
- 伊凡·马克西莫维奇·索宪柯——青年画家
- 叶甫盖尼·巴甫洛维奇·格列宾卡——乌克兰青年作家
- 阿列克赛·加夫里洛维奇·魏涅齐安诺夫——著名画家
- 格里戈罗维奇——美术学院秘书
- 奥列宁——美术学院院长
- 维里亚·施泰恩伯格——青年画家
- 格里戈利·斯捷潘诺维奇·塔尔诺夫斯基——庇护学术和文艺的财主

彼得·伊凡诺维奇·马尔托斯——地主

涅斯托尔·瓦西里耶维奇·库柯里尼克——戏剧家

尼古拉·安德列耶维奇·马尔凯维奇——诗人，民族志学者

艾里康——戏剧批评家

米哈依尔·伊凡诺维奇·格林卡——著名音乐家

维克多·尼古拉耶维奇·查比拉——乌克兰诗人

卡普尼斯特——退伍军官

尼古拉·格里戈利耶维奇·列普宁——失宠公爵

瓦尔华拉·阿列克赛耶芙娜·列普宁娜——公爵夫人

瓦尔华拉·尼古拉耶芙娜·列普宁娜——公爵女儿

瓦西里·尼古拉耶维奇·列普宁——公爵儿子

格里戈利·柯希茨——神父

尼基塔——谢甫琴科的哥哥

奥西普——谢甫琴科的弟弟

卡捷琳娜——谢甫琴科的姐姐

雅琳娜——谢甫琴科的妹妹

1

在这些日子里，他只不过是一名彩画匠，这样的人在北方的首都①可以说数以千计；他只不过是一名人们不屑一顾的帮工。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价值，不知道自己的心里为未来的篝火隐藏着火种，象草原上用烽火发出攻击信号的查坡洛什的哥萨克一样，在历史的长河中，向远方发出火光熊熊的信号。虽然他只不过是一个帮工，但是至少有两个人利用他的天才：地主和彩画作坊的主人。他以每幅一卢布的代价给前者绘情妇的画像，以自己的技艺使后者生意兴隆。他的画常常使美术学院教授们赞叹不已！

但是，他心向往的完全是另外的事物：白夜②他在夏花园画雕像，而当主人家里有一些客人在朗诵诗歌的时候，他不可遏止地向往着客厅。这种情感神奇地驱使他走进涅瓦大街上圣

①指彼得堡，即现在的列宁格勒。

②北纬59.5度以北及南纬59.5度以南，夏季日照时间很长，夜间也看到太阳的现象，称为白夜。

彼得路德教堂①旁边的书店。可不是，书对他实在太可贵了。他孜孜不倦地一页一页地翻着书，读着书中的诗和片断。甚至闻到这种新鲜的油墨气息，也是一种享受。他只看书而不买书，但愿这一情况不致引起店员的注意。

室外是零下二十度的严寒和暴风雪。他在门外的走廊上拍掉破靴子上的雪，用帽子拂去大衣上的雪花。

由于天气恶劣，书店里顾客寥寥无几。几名大学生买了书，准备走了。在整个书店里，就听见他们响亮的、无所顾忌的谈话声。店员们闲着无事，沿着陈列精装书籍的书架和书柜来回走动。要不是店老板坐在隔板后面的账房里，在这个生意清淡的书店里，店员们想必会进行轻轻的谈话，常常夹杂一两句一语双关的俏皮话，猥亵的插科打诨，甚至还会唱起流行歌曲，——一个外名叫“小鬼”的最年轻的店员，常常把流行小调带进店里。店员们无聊得心里烦闷，看着这几个大学生竖起大衣领，围上围巾，谈笑风生地向着严寒和暴风雪走去。

书店里还有一个顾客，眼巴巴地看着书架上的书，可是却不向任何人招呼取书，店员们装出一副根本没有注意到还有一个顾客的样子。最后还是“小鬼”从他身边走过，停住脚：

“你要什么书？”

“普希金先生的……长诗……”

“小鬼”把装璜得很漂亮的一卷书在柜台上一放，就走开了。

这个奇怪的顾客从高大的脑门下面露出沉思的大眼睛，他

①十六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时期，由马丁·路德倡导的基督教新教。

的目光慢慢地在这书店里扫视了一下，然后把破旧的帽子夹在腋下，打开书。这是最新出版的《叶甫盖尼·奥涅金》。他小心翼翼地一页一页地翻着，好象生怕把它弄脏似的。他如饥似渴地读着诗章。

周围的一切，对他已不再存在了。

这时，两辆带皮车毯的华丽雪橇来到了门口。

伙计从门玻璃上看见了来客，就忙不迭地从柜台后面跑出来，行着鞠躬礼把门打开。四个青年一窝蜂似地跑进书店。

“斯米尔津^① 怎么样？”他们当中一个人问道，这个人个儿不高，淡褐色的肤色，蓄着卷发和连鬓胡子。他解开皮袄，谈笑风生，快速地浏览着书架上的书。他马上成为注意的中心，把他那欢乐的情绪传给大家。

斯米尔津放下账单，离开账桌，连忙向这几位顾客迎上前来。不易对付的生活和不安定的劳动，使这个人的脸显出严峻的神态，但是在这略带粗鲁的外表下面，却隐藏着一颗善良无私的心。

“久违啦，诸位先生！”他大声说，他的眼睛里露出很不容易看出来的微笑。“我有一批新的书籍。”

一些杂志和书放到了柜台上。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您的大作很受读者欢迎。”斯米尔津拿出《叶甫盖尼·奥涅金》的最新版本。“到店里来的顾客就是问有没有普希金的作品。没有一个诗人取得这么大的成就。”

^①斯米尔津（1795—1857），俄罗斯著名出版家，对俄国出版事业的发展，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

“啊，亚历山大·费里波维奇，那么，读者喜欢诗歌罗？”

“远非如此，诸位先生，不过读者喜欢并尊敬这本书的作者。”

普希金轻轻地笑了起来，接着又突然不笑了。

那个青年工人从打开的书上抬起头。帽子落到了地板上。他机械地走了几步，两眼一刻也不离开普希金，倾听着他那充满热情的、响亮的话声。年青人觉得，诗人回过头来，止住笑，在某一瞬间试探地看看他的眼睛。

但是普希金和他的朋友大概急着要走，有一个人给他们打开门。暴风雪凛冽地刮进书店。彩画匠帽子也不戴，敞开大衣，拼命地跟在他们后面跑到铺着雪的人行道上。

“这是什么人？”主人耽心地问。

“请别耽心，”伙计彬彬有礼地答道。“一个工人，画彩画的。常到店里来。无非是识几个字而已……”

塔拉斯·谢甫琴科秃着头站在疯狂的暴风雪所笼罩的人行道上，失望地注视着涅瓦大街，看着这个可贵的形象，象儿童的甜蜜的梦一样，在这条雪球滚滚的大街上消失了。

2

一月底，朋友们在卡尔·勃留洛夫的画室里会面。在勃留洛夫的美术学院里，从来不会缺少来访者：天天有朋友，熟人，以及素不相识的人来到这里。有的对这位伟大的俄罗斯画家的近作颇感兴趣，有的想替自己订购一张画像，也有这样的人，他们就是来看看《庞贝的末日》^①的著名画像，——这幅画迄今已誉满全欧，半年前藏在圣彼得堡，为这位被誉为“卡尔大师”的人开拓了通向首都的道路……

勃留洛夫画室的门也为公爵大人们敞开着，甚至皇后亚历山德拉·费陀罗芙娜和尼古拉一世本人也常到这里来。

今天到这里来的是普希金、茹柯夫斯基^②和维耶里戈尔斯基伯爵。

普希金一来，画室里就热闹起来了，他有说有笑，常常发出连声的喝彩。诗人在勃留洛夫这里从来不会沉默，不会陷入

①勃留洛夫的名画。庞贝，一译庞培，意大利那不勒斯附近的古城，约建于公元前七世纪。公元79年8月火山爆发，全城湮没。

②茹柯夫斯基（1783—1852），俄罗斯诗人，当过宫廷教师。

沉思，不会动怒。这里的一切好象放射出与众不同的光辉，在这一光辉中，甚至极其普通的事物也变得引人入胜，格外美好，引起许多新的思想和见解。

“告诉你，勃留洛夫，我至今不能忘记你的《刻着耶稣受难像的十字架》，特别是《根节里赫》。”

“我永远不会把这幅画画完。”

“为什么？你怎么可以这样讲？”普希金温柔亲切地拉起勃留洛夫的手。“我的亲爱的，不能把它半途而废。它是整个时代……如果你要知道这一点。《根节里赫》宛如在一个时代上垂下帷幕，立即又开始另一个时代。壮丽的主题！除了你，谁能胜任。艺术大师们已经承认你是巨人，而托尔瓦尔森把你称为鲁本斯^①以后世界上最大的善于掌握色调的画家……”

“我无法把它画完，”勃留洛夫垂头丧气地答道。“这里的空气对我太沉闷。难以推辞的要人们硬要叫我给他们画像。我需要画一幅大题材的画，需要整整一个时代。两个时代灭亡的主题在吸引着我。他们要我画的亚历山德拉·费陀罗芙娜的画像，这能算是什么时代嘛！”

温柔、和气的茹柯夫斯基脸红了起来。他是亚历山大王子的教师，从朋友们口里说出来的评论王族的言论使他发窘。

“吸引着你的不应该只是旧时代的灭亡，更应该是新时代的诞生，缺少它，你的画就没有灵魂。”普希金激动地说服他。

“我有这样的题材。”勃留洛夫轻轻地说。

^①鲁本斯（1577—1640），佛兰德斯著名画家，对欧洲绘画的发展有重大影响。

“什么样的？你有什么样的题材？”

“围攻普斯科夫……”

普希金在勃留洛夫身边坐下来，搂着他。他们都刚满三十七岁。他们的天才所攀登的高峰，富于反抗性的不妥协精神，以及朝气蓬勃的青春使他们结成亲密的友谊，使这两位勇敢和坚强的人互相尊敬。

“我的亲爱的，”普希金用温柔的语气说。“画吧，你就画这幅画吧。这是你的第二幅庞贝，——不，超过，远远超过庞贝。因为你可以在这幅画里表现俄罗斯人民的功绩。”

勃留洛夫开始叙述关于《围攻普斯科夫》的构思，——还在国外的時候，他就已经有了创作这幅画的构思。这一将要创作的爱国主义内容吸引着他。他要在保卫被波兰国王斯吉方·巴托里军队围攻的普斯科夫的这段历史上，表现俄罗斯人民的英雄主义。

勃留洛夫入神地讲述着。他那因为工作紧张而眼皮微微发红的明亮的眼睛，炯炯有神；头发茂密的漂亮的头向后微仰；他那不很高大的壮如力士的身材，充满力量和信心；灰色的短衫、漂亮的领带和他那清秀的面庞，显得十分和谐。普希金欣赏着他，心里暗暗钦佩勃留洛夫美男子的外表和他的深刻、大胆的思想。

勃留洛夫突然站起来，到楼上自己的房间里去了——这个房间在画室的上面。过了几分钟，他拎着一只大箱子下来了，里面装着版画和画稿。

“喏，请过来看……这仅仅是开头的几笔。”

普希金和茹柯夫斯基仔细看过这幅未来图画的画稿来了。

“美极啦！”普希金终于说，一面激动地在房间里踱了起来。“我感觉到，你在这幅色彩画中所要创造的，正是我们的格林卡在《苏萨宁》^①中所创造的东西……人民的功绩挽救了国家、民族。……”然后他搂住正在版画堆中寻找画稿的勃留洛夫的肩膀，轻轻地，完全用另一种语调补充说：“这正是你所欠缺的——不但要画出美丽动人的外貌，表现出色彩的技巧，而且要画出人的内心世界，整个民族的精神面貌，还要表现动乱时期人民的苦难……”

一直默默不语地看着画稿的茹柯夫斯基说：

“我想，卡尔·巴甫洛维奇，你会允许我将你的《围攻普斯科夫》转达国王吧？这是一个很大的，国家的主题。陛下一定会非常喜悦……”

“对画家是有益的，”维耶里戈夫斯基补充说。

但是勃留洛夫默然不语。大概他在考虑，该如何回答茹柯夫斯基。他的手里捧着一幅用鲜艳的色彩画成的不很大的图画。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普希金突然叫嚷起来。“你画的？且慢，且慢……这是一幅什么画？”

“这是《奥地利公使士麦那^②赴会》。”

画面上画着士麦那的大块头警察局长，垫着地毯和枕头，

^①格林卡（1804—1857），俄国著名作曲家，俄罗斯古典音乐的奠基者。《苏萨宁》是格林卡创作的歌剧。

^②即今伊兹密尔，土耳其西部的港口城市，濒爱琴海伊兹密尔湾，为天然良港。

睡在大街中央。在他后面的树荫下躲着两个赤脚的警察，一个蹲在地上，另一个俯卧着，叉开手肘，用手掌托着头，他的裤管卷到了膝盖上面，他的两只又瘦又长的脚在空中抖动着。

客人们屏息观看着这幅画，这样过了片刻的宁静之后，画坊里突然充满了嚷嚷声。

“不，你不要讲士麦那的警察！”普希金对勃留洛夫嚷道。“哈哈！……哈哈！……看看这张脸孔！哈哈！……我没有到过士麦那，但是这些人我非常熟悉。我见过多少这样的人啊！……”

茹柯夫斯基和维耶里戈尔斯基忍不住笑了起来，画家自己也微笑起来。普希金把这幅画完全展开，又一次地仔细端详着东方警察的身材，他爆发出来的一阵哈哈大笑声吸引着大家。在画坊的四堵墙壁中间无法容纳他的笑声，它似乎远远地传到街上，传遍全彼得堡……

“我的亲爱的！把这幅画送给我吧。唔，送给我吧，不要犹豫……”普希金搂着勃留洛夫，恳求着。

“如果我不是已经把这一东西答应送给沙尔蒂柯娃公爵夫人，亚历山大，那我是决不会犹豫的。这幅画已经属于她了。我给你再画一幅，和它一模一样。”

“不，你把这幅送给我，我求求你。”他嘻笑着，在勃留洛夫面前跪下来。“给我吧，好人儿！唔，给我吧！我知道，你不会给我再画一幅的……”

但是这幅画已经许诺给他人了，无论普希金如何请求，勃留洛夫都不答应。他保证给他再画一幅。

临走的时候，普希金说：

“真遗憾，实在太遗憾了！我可以把它挂在自己的房间里，在心情不好的时刻我就会轻松一些。请记住，你一定要再画一幅，给我……”

普希金拉着茹柯夫斯基的手，离开画坊。勃留洛夫送他们出去。勃留洛夫的学生阿波隆·莫克利茨基碰了一下维耶里戈尔斯基的手。

“伯爵，我想请您耽搁一分钟……”

当勃留洛夫回来的时候，莫克利茨基向他提醒关于自己老乡的事情，这位天才的自学成才的艺术家谢甫琴科。

“无论如何要把他从地主那里赎出来，一定！”维耶里戈尔斯基激昂慷慨地插嘴说，他已经了解谢甫琴科，并且着手帮助他获得自由。“唉，我们这里的天才受奴役要到何时为止啊！假如他确实是天才，——他和我们是平等的。”

“我知道谢甫琴科，阿波隆给我看过他的画。我们一定要使他获得自由，但是用什么办法呢？”勃留洛夫说。

“你不得不到这个恩盖尔加尔特家里走一趟。也许，谢甫琴科也能和在你帮助下摆脱奴役的那两个农奴艺术家一样……”

“假如画了普希金的画像进行拍卖或抽彩，怎么样？可以拿这笔钱把谢甫琴科赎出来。但是谁能付出这么大一笔钱呢？我预料，恩盖尔加尔特这个狗贩子对这样的农奴会索高价。”

“在内侍官中，”维耶里戈尔斯基指出，“对勃留洛夫画的画像，或许会拿出相当可观的一笔钱，只不过不是普希金的画像……”

“要想办法说服这个穿上校制服的下流氓恩盖尔加尔特，不妨试试看。”莫克利茨基说。

勃留洛夫没有回答。他不喜欢充当向人乞求的角色。

勃留洛夫的仆人鲁基阳来到门口。

“那几位先生打发我来请您，”他对维耶里戈尔斯基说。

“在雪橇里等着冷得很……”

维耶里戈尔斯基告辞了。

这是1837年1月29日四天之前的事。